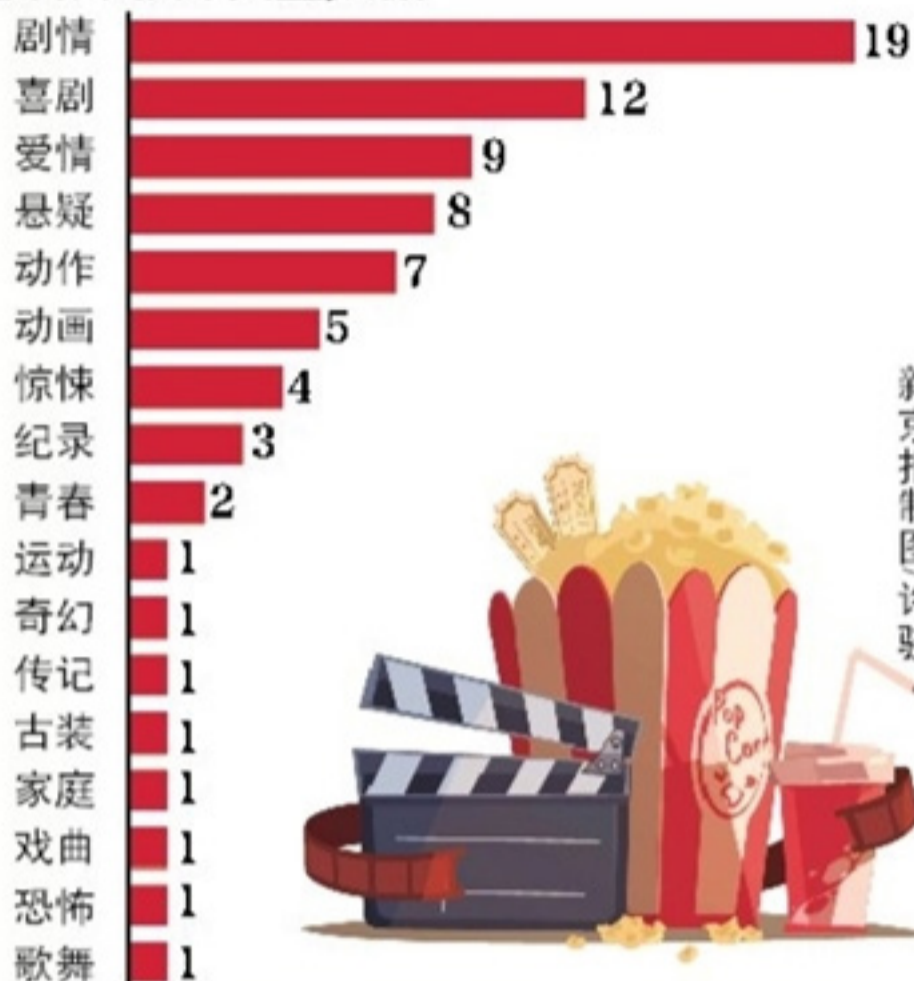


未过百万影片类型数据



新京报制图/许晓

上半年過去了，從春節檔一騎絕塵創造 46 億票房巔峰的《流浪地球》到四月大熱的漫威超級英雄大片《復仇者聯盟 4：終局之戰》，單片收報 40 億元票房早已不再罕見。然而，就在單片票房不斷載入影史史冊、票房紀錄不斷突破的當下，依然有大多數“小片”仍舊在浪潮洶湧的大盤中上演“求生”戲碼。據新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：截至目前，2019 年上半年共有新映電影 252 部（國產片 185 部，引進片 67 部），其中有 77 部電影票房不過百萬，占上半年上映電影總數的近三成。這 77 部影片合計貢獻了 3030 萬票房，僅占上半年總票房（311.6 億元）的 0.09%，不到千分之一。其中最低的單片票房只有 4 萬，最高的是近期中

映并有一定話題關注度的《學區房 72 小時》，盡管在豆瓣評分上獲得了 7.1 分的成績仍僅收穫 99.7 萬票房。面對風雲驟變的中國影市，如今市場都在盼望頭部影片出現，各家影視公司都在精打細算的情況下，為何還有如此多炮灰小片樂此不疲？哪個類型的電影最容易炮灰？這樣的小片對市場究竟有什麼影響？新京報記者就以上問題採訪業內人士解析大數據與市場情況。

票房

77 部電影總票房剛過 3000 萬

根據專資辦票房統計，2019 年內地影市上

半年中票房達到 311.6 億，與去年上半年 320.3 億票房成績相比少了 8.7 億。票房未過百萬的 77 部電影，票房總共相加起來只有 3030 萬元，77 部電影中票房超過 50 萬的影片只有 27 部，其中進口片 9 部，其他影片大多是國產劇情片。電影類型以喜劇為主，其中也有很多偏文藝的作品及戲曲、紀錄片等小眾類型影片。這些炮灰影片數量最多的月份集中體現在 1 月和 6 月，分別達到 17 部。總的來看，近 80 部電影相加票房甚至不及大盤總票房的千分之一，《一路瘋癲》《最后一刻》《海風吹過零丁洋》《我要上頭條》《極限速遞》等 12 部電影票房未過 10 萬元，最低的一部是由聶如良執導的愛情劇情片《今世未了緣》，該片于 3 月 14 日上映只有 4 萬票房，上映首日該片只有 0.2% 的排片。

口碑

小體量好評佳作無法票房逆襲

近年來，口碑成為一部電影票房成敗的關鍵，出現了不少好口碑引發高票房的意外案例。但依然有些電影無論口碑如何，都難以引爆票房，在今年上半年票房不過百萬的影片中不乏口碑佳作，例如由導演吳京多次在社交平臺力捧，頗具現實意義的《學區房 72 小時》，由于上映時期“生不逢時”，與目前已突破 12 億票房的《蜘蛛俠：英雄遠征》同天上映，豆瓣評分 7.1 分，從上映首日的 1000 元逐漸飆升到最尾一日的 55.6 萬，票房雖然呈現逆襲曲線，但無奈基数太低，最終該片勉強湊够 99.7 萬的綜合票房，成為未過百萬電影中的頭號選手。事實上，《學區房 72 小時》后期口碑上轉化為票房的效果還算明顯，未過百萬大軍中有更多炮灰電影却難逃被遺忘的命運，例如法國電影《監護風雲》，有關於家暴、家庭倫理題材也很深沉，豆瓣評分 7.3 分，最終也只有 83 萬；另一部法國批片運動電影《籃球冠軍》，豆瓣評分高達 7.6 分，最終票房只有 64 萬；具有獨特風格的動畫佳片《白牙》也被市場拋棄，豆瓣評分同樣達到 7.6 分，僅收穫了 62 萬票房，被業內認為是上半年被嚴重低估的動畫電影。

市場

票價過高影響觀眾觀影選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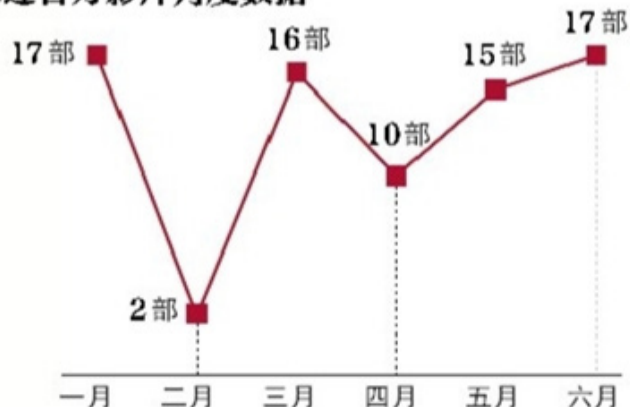
票房墊底也不免讓人為電影背后的投資方捏一把汗，新京報記者統計到，77 部電影的

今年上半年近三成電影票房不足百萬

2019 年上半年票房数据



未过百万影片月度数据



《學區房 72 小時》票房 99.7 萬

很多出品方都是一些小公司，有些甚至全年就只推出這一部作品，大量都是註冊資本金在百萬規模的中小公司，但也有一些在電影行業里比較知名的公司，《逆流大叔》的主要出品方是天下一電影制作有限公司，由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出品的《海上浮城》就只有 51 萬票房，“此前幾年資本大熱就造成行業里資本不斷涌入，例如去年就有很多電影還沒來得及上映，但又不可能不上映，所以大部分小片也管不了排片率和票房情況進行上映。”電影市場專家蔣勇表示，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形勢對人們收入有一定影響，最重要的是今年電影票價上漲，造成了很多觀眾的流失，“其實就現在來說，不過百萬電影數據增大是非常正常的，因為票價很貴，觀眾不會再說以隨便試水的心情觀影，打個比方，以前電影票可能十幾元、二十幾元一張，或者還有票補的、優惠的幾塊錢的，你花這些錢去看一部小片，哪怕再爛最後還是能接受，如有意外驚喜則更好。但現在電商泡沫退却，大概沒有觀眾會隨便花三四十塊錢去看一部（看上去）很不值得的電影。這類小片一是得不到院綫的排片支持，二是得不到觀眾的隨便打賞，自然會票房越來越慘淡。”

采寫/新京報記者 周慧曉婉